

追忆流年

# 在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王辉

我是在悬水小岛黄龙岛上的一个小渔村里，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一惊天消息的。

那是1976年9月9日，我中学时期最后一个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就读的是嵊泗中学，但因为父母亲在黄龙公社黄沙小学教书，我们两个在县城中学念书的孪生兄弟，每年都会去黄龙岛上那个叫黄沙的渔家村过暑假。那天下午，我在黄沙小学教室前面的一小块平地上与母亲、妹妹一起敲石子劳动，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并反复播放着一条通知：“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那个年代，很少有这样的通知，这是极其反常的一件事，我好生纳闷，是什么重要广播呢？

等到下午4点整，学校的有线广播准时响起。随着一阵悲壮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极其低沉并带着哽咽的声音，向世人宣读着《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原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对于经常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条让人难以接受的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母亲和妹妹顿时抑制不住悲哀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六，是海岛人过中秋节的日子。我从学校高地上放眼望去，只见天空乌云翻滚，海上浪涛汹涌，似乎要天翻地覆一样。

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我本能地向山上跑去，急切地想把这一噩耗告诉在山上采石的父亲和孪生弟弟。

我跌跌撞撞地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爬，心里交织着悲戚、紧张、焦急、慌乱、失望等各种情绪。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我蓦然发现父亲与弟弟抬着满满的一箩筐碎石片正往下走。我木然地向他们喊了一声：“毛主席逝世了！”父亲闻声后仿佛遭受到什么东西猛击似的，大叫了一声：“啊！”他腿一软，扁担从肩上滑落，一箩筐碎石散落在山地上。

晚饭后，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学校有线广播里还在一遍遍地播放着《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我们全家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呆呆地围坐在一起，唉声叹气。失去了伟大领袖，大家感到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似了，都深深地为中国的未来担忧。“毛主席走了，谁来为中国掌舵”“国家到底会走向何处”“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们反复地追问和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9月10日是嵊泗中学开学的日子，第二天一早我们兄弟就搭乘渔船从黄龙前往泗礁岛。在小菜园码头上岸后，往家里走的路上，我们看见不少脸色忧悒、低头疾走的行人已经手臂上缠着黑纱，胸前佩戴着白花。我们一走进家，便看到正对家门的那堵墙壁，原来张贴的那幅毛主席画像上方已经被披上了黑纱。爷爷见到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黑纱拿出来叫我们戴在手臂上。

从9月11日开始，对毛泽东主席的吊唁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那个时候黑白电视机还是稀罕物，于是我每天晚上7点钟，都会赶到菜园镇委会议室去看电视。电视上播出的全都是吊唁毛主席的新闻，只见绵延不绝的

悼念人群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的遗容告别。多少人从毛主席遗体前走过时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多少人泣不成声、悲戚难抑。

嵊泗中学的一间大教室也被布置成了吊唁大厅，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默默地排队在毛主席遗像前伫立静默，深深地三鞠躬。很多女同学都哭了，我的心也是沉甸甸的。

9月18日下午，我们嵊泗中学高中全体师生，参加了县里在嵊泗县委前大操场上举行的追悼大会。操场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臂缠黑纱，胸佩白花，排队肃立，收听着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广播实况转播。整个操场被巨大的悲情笼罩着，只有此起彼伏的啜泣和呜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庄严肃穆的场面，这也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一个场景。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我心灵的震动，可以说是无可比伦的。那时候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化悲痛为力量，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历史长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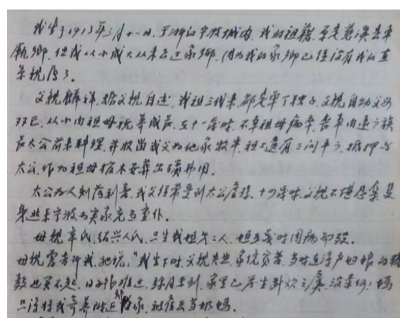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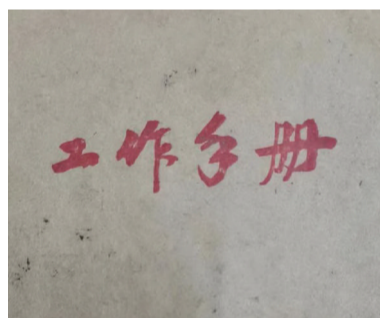
# 我在第四大队的抗日故事

——《李思镜回忆录》选

□朱红萍/整理

“千岛文史”版曾刊登了一篇由作者安然撰写的《嵩山道曾有过一次抗击日寇之战》一文，其中提到嵩山道抗日之战是由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李思镜指挥。

李思镜是我的姑父。这里选录姑父的日记《我的自传》中抗击日寇的几个片段。



日军经常前来六横岛围剿清乡。第四大队管辖六横、桃花、朱家尖、普陀山诸岛。原有2个中队。自教导队结束后，新编了一个中队，只有2个分队的兵力。我担任中队长，林海生中队驻扎在朱家尖，周宗贤中队分布在诸岛，我中队护卫大队部。大队部设在六横庄上庄。

1940年的夏天，我有事从六横去登步岛，随同我一起的，有6名战士，都是渔民出身。

我船驶至半途，洋上却遇到了日军的巡逻艇，强令我船向它靠拢。那时我们都钻进了船舱内，单由船老大打话，对舰艇上日军说：“我船是空船，去蚂蚁岛。”日军不理，甩过来一条绳索，强令我船系上，拖向沈家门方向。

大家吓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有的欲跳海逃命。我说，艇上有日军监视着，望见我们跳海潜逃，会用机枪扫射，命也难逃。事到临头，怕也无用，反正一死，但死要死得痛快！如果被他们活捉去，痛苦难受，不如一拼。你们身上都有2个手榴弹，拼个死活如何？有人问我：怎么拼？

我说：“日艇离我船只有二丈路远，出其不意地抛去手榴弹到艇上，手榴弹开花时，就跳海逃命，立即跟上去掷弹，切不要中断，要一个跟上一个。艇驶至桑山岛附近，我们下手。”

大家认为，也没有其他办法，只

为一拼。大家排好前后次序，掀起了手榴弹的盖子，拉出了引线，扣上了指，准备就绪。

我再三叮咛，要沉着，动作要快！要一个接上一个，万万不可中断。

这时，大家的恐惧心没有像刚才那样紧张了。每人抱着死里求生的希望，坚决与敌人拼个死活。

他们说水性不好，下手时让我先下海。

每个人意志坚决，斗志昂扬。这时船已驶至桑山小岛，为前一个像老虎似的蹿出舱外，对中敌艇，掷去手榴弹，“轰”的一声开了花。第二个人很快接上……不给敌人喘气的机会。

艇上的敌人，万万想不到突如其来攻击，他们害怕我们登上艇，立即用斧头把扣住我船的绳索斩断。二船脱节分开。因为艇上的敌人只有五六人，我船连船老大在内共8人。我们已安全地泅水逃到了桑山岛，当敌人发觉我们后，巡逻艇追来，拖了我们的空船往沈家门驶去。

“抱死不死，绝处逢生。”大家都为自己庆幸。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手榴弹掷中了艇上的重机枪位置，一个日军受伤。”

二

缪凯运住在洪泉寺。那时我去

宁波，中队由他率领。

我回六横时，缪凯运正在严刑拷打警卫班班长严如兴，说他企图叛变拉走队伍，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否认，缪凯运欲将他处死。

严如兴温州人，出身行伍，在我教导队受过训。他原在葫芦岛的自卫队，跟缪凯运一起前来第四大队的。严如兴的射击本领很高，有人称他神枪手。

我问缪凯运：“严如兴企图叛逃，你是怎么知道的？”缪凯运说：“有人密告检举。”我说：“除了检举一人外，有否其他证据？”缪凯运说：“没有。”我说一个人的检举，证据不足，也有可能挟私报复的。你对严如兴只不过抱有怀疑而已！你如处死他，有人会说你枉杀无辜，会造成军心涣散，“大敌当先，切莫凭主观而行，务请老兄三思。”

后来，严如兴经我担保，调来我队。我中队驻在洪泉寺，我十分注重宿营地的警戒，那年元宵过后，部队规定起床，每夜以月亮上弦为准，因为月亮上弦是涨潮。涨潮日军舰艇可以靠岸，潮退海涂辽阔，舰艇不能前来，这是必然的规律。

白天我率领部队演习野外，对附近的高山地形，都很熟悉，目的是为了抵御日军的突击。

规定官兵晚上一律不准请假外

出，干部轮流执勤查哨。特别是天寒雨雪之夜，更应注重警戒。

有天晚上，远闻枪声不断。门卫前来报告，但我早已命令政工人员和文职人员各自散去村民家隐蔽。

龙王宫的排哨和左侧的班哨，都已撤回集中。按照我预先布置的阵地而行，埋伏着。缪凯运指挥右侧，我指挥左侧，火力拼成交叉。

四更时分，明月当空，月亮照在雪上，如同白昼，看得很清楚。敌人的搜索兵在前，后跟大批的日军。缪凯运沉不住气，用机枪扫射。我不禁暗暗叫苦。我队的配备，暴露在敌人面前。

我看到日军分三路，向我们迂回包抄过来。这时我队已伤亡3人。我立即通知缪凯运，迅速向我靠拢，转移撤退。如果对峙到天明，就难以脱身了。

缪凯运同意我的主张，安全地退出了阵地。据悉，敌人在我们的机枪下，亦伤亡2人。

太平庙新兵训练队50余人，伤亡大半。后来得知，日军上岸抓来老百姓引路，一个步哨被刺刀戳死，一个步哨被活捉。敌人冲进了宿营地，端起机枪扫射，当场被打死打伤20余人，生俘七八人，皆被杀死。太平庙也被焚，分队长邬乃双那晚不在宿营地，未曾遭害。

(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194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